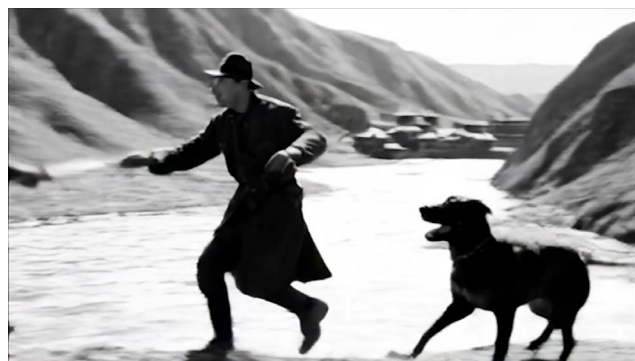


复盗

程新皓 / 文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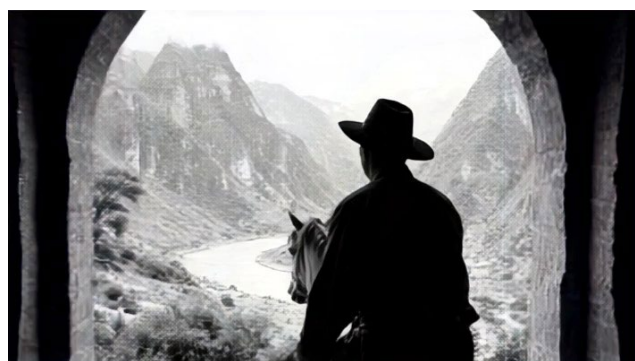
1875 年初，28 岁的英国翻译马嘉理行走在云南西部通向缅甸的驿道上，路过边境小村芒允。此刻的他并不知道，在一个月后，他将在自缅甸返回的途中遭到袭击，并殒命于此。他的遇袭身亡被命名为马嘉理事件，并因此促成了同年底《烟台条约》的签订。这一条约实际上打开了英国在云南通商的大门，也为日后大量英国植物猎人进入云南创造了条件。我们的故事，便从此说起。



福雷斯特和同伴在躲避袭击

2

1904 年夏天，苏格兰人乔治·福雷斯特（George Forrest）从缅甸进入云南。他受 Messrs. Bees 商业苗圃委托，试图去云南西北和藏东南的横断山区搜集稀有的高山植物种质。这段旅途并不顺利。进入云南的次年，福雷斯特在澜沧江峡谷收集植物时，恰逢维西教案。他们一行人被武装的藏族僧侣袭击，福雷斯特仅以身免，而他的同行者则大多无此幸运。



福雷斯特眺望澜沧江

然而，这次波折却并没有吓阻福雷斯特植物采集的脚步。在之后的 28 年间，他以腾冲和丽江为据点，组织了七次主要的远征采集，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超过三万份植物标本，同时有上千种植物的种子或活体被带回英国种植。其中，杜鹃属植物或许是王冠上的明珠。在他采集的三百余种杜鹃属植物中，有超过 250 种是未曾报道的新种。由于气候上的相似性，高纬度、低海拔的英国恰好适合种植这些来自低纬度、高海拔地区的高山植物。由此，福雷斯特带回的众多杜鹃被栽种在爱丁堡皇家植物园中，其中一些植株生长繁盛，直至今日。



福雷斯特在腾冲的住屋前



福雷斯特展示采集的植物

福雷斯特的人生巅峰或许是 1931 年，他去世的前一年。他的采集队在高黎贡山西麓搜寻时，意外地遭遇了巨大的杜鹃花：它们并非常见的灌木状，而是高达二十余米的巨大乔木。福雷斯特异常激

动，为了记录这一探索成就，除了采集正常的标本外，他还指挥助手，将最大的一株杜鹃伐倒，锯下了径围两米余的一段树干，寄回英国，以证明记录非虚。最终，这种杜鹃被他命名为大树杜鹃（*Rhododendron giganteum*）。而福雷斯特，则作为彼时搜集杜鹃属植物新种最多的植物猎人载入史册。



福雷斯特指挥助手砍伐大树杜鹃

3

然而，作为英国植物猎人的福雷斯特，真的能直接进入云南吗？或者说，他真的能够使得自己的帝国知识，直接无碍地在云南的山川间铺展开吗？在这层知识与云南的现实之间，在英国的身体与中国西南的土地之间，中介的存在是必要的。福雷斯特 1906 年抵达丽江，并在纳西族的聚落雪嵩村租下了一间小院，作为植物采集的基地。他在此地雇佣的纳西人，则成为他之后二十余年最重要的助手。他为自己取了一个中文名，叫傅礼士，而纳西助手们则将这个称呼本地化为傅子，或傅老爷。对这些助手，傅老爷则以姓称呼：老赵、老和、老李。在文本中，这些称呼直接被用英文书写为 Lao Chao、Lao Ho、Lao Lu……其中，被称为老赵的赵成章是傅老爷最重要的助手，他自 1906 年被雇佣，多次作为采集的领队，实际参与了队员编组、植物采集、标本制作与标识等行动。老赵们是傅老爷和这片土地的中介。那些在苏格兰经验中陌异的事物——因板块冲击高耸起的陡峭山脉、山脉之间奔涌的大河、沿着河谷被道路串联的山村、以及那些按照海拔高度层层分布于这片山川间的植物——需要在老赵们的行动中转译。植物对于傅老爷来说是帝国知识的拼图，是始于林奈时代的世界搜集事业的核心。而对于老赵们，植物则散播在另一种知识平面上：一些是可以用来食用的，一些是制造房屋、器具、纸张的材料，一些处于当地医学或者来自汉地的本草传统中，还有一些是东巴们祭天或是祭风时的必须之物。逝去的魂魄乘着植物焚烧的青烟，去向鬼神的国度。在这些经验与西方帝国知识的界面上，在从傅老爷到老赵们的行动之链中，植物被重新发现，并因之挪移。然而，这些来自土地与身体的知识却无法直接进入西方系统中。它们需要蒸馏，需要提纯。老赵们循着自己的路径找到的植物，需要按照傅老爷的吩咐标准地压制成标



傅老爷在丽江雪嵩村的住屋内



傅老爷和纳西助手老赵



傅老爷向大家介绍他的纳西族助手们

本，并贴上采集信息的标签。接下来，这些毛笔墨书的标签会被进一步替换成钢笔书写的英语或者是拉丁语。而在此过程中，老赵们的名字和笔迹，伴随着背后纳西人的世界与经验，几乎彻底地被标准、客观、统一的知识样式抹除。

1932年，傅老爷心血来潮，带着猎枪去到腾冲城郊的来凤山打猎。他瞄准停在枝头的一只小鸟，扣动了扳机。子弹没有击中，小鸟惊飞，而傅老爷自己则瘫倒在地。他的心脏病在枪响时发作。几天后，他在腾冲去世，并被埋葬在了这片他一辈子探索却无法穷尽的土地上。因为这一突发事件，老赵打包的最后一批标本在没有替换标签的情况下被寄回了爱丁堡皇家植物园。今天，在植物园的档案馆中，仍然可以看到这批老赵百年前留下的墨迹。



傅老爷的最后一次狩猎

4

傅礼士去世的两年后，云南和缅甸的边境地带发生了班洪事件。已经占据了上缅甸的英国殖民者为进一步蚕食边境地带的矿产，试图控制云南境内佤族土司所在的班洪、班老区域，而遭到了后者的联合抵抗。这一事件使得西南边疆的地位得到空前重视。当时的中央政府决定派出专人进行边境调查，澄清边境沿革和事件真相。然而，在彼时，深入边境地区是一件危险的、可能会以生命为代价的行动。除去路途的凶险艰辛，云南的边境线也与当时恶性疟的重灾区高度重合——后者是一种由按蚊传播、死亡率高达70%、80%的疾病。面对这一挑战，云南籍的地理学者周光倬主动请缨。而当时的中央大学教员陈谋与国科学社生物研究所练习生吴中伦也决定借此机会，和周光倬前后去往云南边区进行植物采集。在他们的认识中，知识不止是客观的、中性的话语，而是和国家的独立与主权挂钩的事物。边境的划分、领土的归属，需要通过知识来确认，需要建立起关于这些地方的地理、历史、自然与民族相关的知识系统。陈、吴二人在1934年6月出发，经过两月左右的跋涉，8月抵达大理，并在彼处偶遇了曾为傅礼士采集标本的中国人王汉臣。当时，王汉臣仍在英国领事馆的雇佣下从事植物采集。在赞赏王汉臣搜集的标本精美之余，吴中伦也在日记中感叹，中国的植物，尤其是杜鹃属植物，搜



王汉臣向陈谋与吴中伦展示他采集的标本

集种植最多的竟然是英国的邱园，而国内对此的调查研究“尚乏完备之处，反须到英国方能觅得各种之标本”，“吾辈研究植物者有见此而不为之痛心欤”。陈、吴二位继续自己的旅途，沿古道翻越博南山，跨过澜沧江和怒江，抵达当时的边境区域，再沿边境一路南下，抵达西双版纳后北还。在一路艰辛中，陈谋先生病倒，并最终在归途中病逝于墨江。吴中伦先生最终带着此行搜集的标本与知识回到南京。十年后，他去往美国，先后进入耶鲁大学和杜克大学深造，并在获得博士学位后毅然归国，最终成为了新中国林学的奠基人之一。

陈谋和吴中伦二位先生的经历并非个案，而是几代为植物事业奉献终身的先辈的缩影。在他们的努力中，中国植物知识的谱系最终建立，而国家也在这样的过程中真正掌握了地理与知识的边疆。然而，这个过程却也是吊诡的：最终成功抵抗了殖民扩张的这些新知，并不是前殖民时期的地方知识，而恰恰是伴随着殖民扩张的帝国知识本身。也正是在这样一次次的殖民与反殖民的斗争中，在一次次的边界冲突中，在一次次植物猎人的挖掘和本土学人的奋斗中，帝国知识完成了真正的扩张。而在这里，那些曾经的地方知识反而式微，沦为文化标本，或者是作为某种现代化的补充而在局地留存。在扩张与抵抗的夹缝中，本土知识便以这样一种被双重遮蔽的方式，逐渐淹没于历史中。



陈谋与吴中伦眺望澜沧江

5

在这样的语境下，我们还能如何谈论一株植物？我们需要将之投影何处，才能够使其可见？我们要找寻怎样的话语和声调，才得以将之说出？在怎样的旅途中，我们才能遭遇那些未经遮蔽的，在云南的山川间孑然自立又相互连接的植物？或者退而求其次，我们如何寻找到一种外于普遍的话语，重新来言说一些内在于此时此地，内在于一次具体跋涉的经验？

2019年，为追寻 Forrest 的故迹，我从云南出发，乘飞机赴英国，抵达了他的故乡爱丁堡。我不自觉地用自己故乡的经验为那里的山川赋值：爱丁

堡南郊的彭特兰高地（Pentland Hills）几乎就是昆明北部绵延的长虫山，而著名的亚瑟王座山（King Arthur's Seat）像极了昆明西郊的西山断崖，从崖顶俯瞰浩浩汤汤的滇池，则被替代为远处福斯河（Forth River）注入北海的水面。

爱丁堡皇家植物园（Royal Botanic Garden, Edinburgh）中，至今仍然生长着百年前 Forrest 引种的杜鹃花。在四月还带有寒意的风中，它们在新的故乡盛放。植物园的这片区域被命名为中国坡（Chinese Hillside），并以英文、中文和纳西东巴文三种文字标识。事实上，这片缓坡正是模仿了丽江玉龙雪山的山麓环境。如今，爱丁堡皇家植物园也与中科院的云南分支机构合作，把那些在云南已经稀有，而在爱丁堡仍然保存的物种重新引种回原产地保育。

我用了三天的时间在植物园中游荡，逐株查看杜鹃花的标牌。很多杜鹃花都归于熟悉的植物猎人名下：Forrest, Rock, Kingdon-Ward……而标牌右下角的 S.W. China，则无疑指代了云南这一遥远的中国西南边疆。最终，我找到了种植最早的一株杜鹃属植物，亮叶杜鹃（*Rhododendron vernicosum*）。它的编号是 19141012A，来自于 Forrest 1913 年的云南远征。四下无人，我掏出园艺剪，剪下一段它的枝条，放入包中，并最终将之带回了云南。于是，在离开百余年后，被 Forrest 带走的杜鹃（的一部分）以这样的形式，回到了曾经的故乡。



笔者在爱丁堡皇家植物园内寻找杜鹃花



笔者趁四下无人，剪下一枝 Forrest 引种自云南的亮叶杜鹃（*Rhododendron vernicosum*）